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三十一回 郭彥威禪郡興兵 高懷德滑州鏖戰

詞曰：君暗臣姦，看共把，朝綱顛倒。股肱戕，賊霧邊開，變由一詔。致來旗鼓驚心炮，烽煙雲霧山河罩。嘆群黎，祇向彼蒼呼，誰堪告。將熊羆，助猷報。士貔貅，誠作好。攻戰拔弧，功成談笑。一朝徒把勤王召，怕他義膽忠肝照。總徘徊，強將天意垂，空悲號。

右調《滿江紅》

話說郭威接了聖旨，心下不勝驚疑，便問欽差調取之由。那孟業笑容可掬，開言答道：「老元戎，聖上因你在此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故此特差下官，特來調取你進京，要問端的。老元戎果無異心，不妨進京當朝面質，那時自有忠良大臣保舉回任，若不進京，現有般般朝典在此，請老元戎裁奪定了，以便下官回朝覆旨。」郭威聽了，暗自沉吟：「我若隨詔進京，諒著多凶少吉，如不進京，這般朝典，怎肯容情？今日就使起手，又恐兵微將寡，大事難成。況又聞蘇鳳吉行姦讒妒，把握朝綱，幼主近又昏暗無道，不念功臣，欲行剪滅，事在萬難，如何處置。」想念多時，並無主意。那孟業又催促道：「老元戎，下官奉旨前來宣詔，不許停留，若抗違朝廷，祇恐法度不能容情，那時悔已無及。」正在逼勒之際，祇見階下一人，手按寶劍，走上堂來，大聲叫道：「元帥不可聽誘引之詞，自墮姦計，若一進京，斷無再生之理矣。」郭威舉目視之，乃是監軍柴榮。

郭威道：「天子明詔，調取入京，怎好違忤？」孟業道：「便是如此，某亦難以覆旨。」柴榮道：「當今幼主無道，聽信姦邪，不念武臣汗馬之功，保安社稷，終日深宮般樂，好色貪財，以致是非顛倒，賞罰不明，昨又聞報，史平章全家受戮，如此忠良屈害，豈不可傷。今日這道旨意，一定又是蘇賊之計，逼反鎮臣，要害元帥。」又指了孟業罵道：「都是你這班狐群狗黨之類，逢迎君上，誤國害民，今日合該喪命，來得湊巧，汝等眾位將軍，看我手刃此賊。」說罷，舉手中劍，望孟業一刺，登時血濺塵埃，身軀倒地。兩邊眾將一齊拍手道：「殺得好，殺得好，大快人心也！」

那郭威本欲阻擋，奈一時勸慰不及，祇得喝道：「汝這小子，不自忖量，輕舉妄動，擅殺欽差，朝廷知道，發兵問罪，那時難免滅門之禍矣。」柴榮道：「元帥，自古英雄，須要識時務，目今朝綱變亂，國事日非，元帥國之大臣，功業素著，況又掌握大軍，據守重鎮，趁此機會，正好興兵舉事，殺上汴梁，除姦去佞，別立新君，有何不可！」眾將聞了此言，一齊說道：「柴監軍之言有理，元帥不可錯過機會，圖王定霸，在此一舉。某等願效犬馬之勞，共成大事。」

郭威見人心變動，心中暗喜，說道：「列位將軍，雖承美意，保佐本帥起兵，祇怕德薄福微，不能成事，日後債敗，不但辜負眾位之心，且使本帥亦無存身之地，奈如何？」正言之間，祇見一人應聲說道：「明公不必狐疑，當從眾將之言，謀取大事，某敢保其必勝，共襄王業也。」郭威視之，乃是太原人，姓王，名朴，字子讓。生得面如美玉，目若朗星，七尺身軀，堂堂儀表，幼年曾遇異人傳授，善觀天文，精知地理，現在郭威帳下，為參謀之職，言聽計從，極其愛敬，麾下諸將無不悅服。當下郭威問道：「先生所言，何以知其必勝，大事能成？」王朴道：「某夜觀天象，見帝星昏暗，漢運已傾，旺氣正照禪州，乘此國運衰微，幼主昏殘之際，明公當應天順時，首舉大事，將見雄兵一起，天下響應，何愁王業不成耶？」郭威大喜，即命左右，將孟業尸首扛出埋葬，訖，是日各散。

到了次日，在大堂上擺設筵席，遍傳麾下將官，飲宴議事。酒至三巡，食上幾品，郭威舉杯在手，開言說道：「今日本帥蒙眾位將軍齊心協助，舉兵南行，洗滌姦讒，肅清朝宇，誠為美事。但思糧草未足，將寡兵微，此行成敗未卜，不知眾位將軍有何高見？」道言未畢，早見一將欠身高叫道：「元帥何必多慮？祇某憑著這柄大斧，願為前部，以圖報效。」郭威視之，乃是上將王峻。郭威道：「王將軍，禪州到汴京，有二千餘里，還有黃河之隔，我兵一動，沿路州城，必有飛報進京。漢主若發京中人馬，還可抵敵，倘調外鎮諸侯，將黃河擋住，那時將軍雖勇，祇怕插翅難飛。」王峻生平性如烈火，喜的是獎他勇猛，惱的是說他不濟，當時聽見郭威說他殺不過黃河，心中不忿，喊叫如雷，說道：「元帥，不是王峻夸口，那各路諸侯，有甚能人？某視之直如土木。此去若不奪取汴京，也不算為好漢。」看官，這王峻所言，正如兵法所謂敵敵者敗，他自恃斧精力勇，慣戰能征，眼底無人，藐視天下沒有好漢，誰料兵至黃河，被高懷德槍傷左肋，險些性命之憂。此是後話，這且慢提。

祇話當時王峻與郭威正在議論，忽見門官來報，說有河南歸德府節度使史老爺求見。郭威聽報，知是史彥超到來，令左右撤去殘席，分付門官：「祇說我整衣不齊，在二門恭候。」門官奉命，往外與史彥超說知。彥超便進帥府，將至二門，果見郭威率領許多將佐出來迎接。史彥超趨上幾步，手撩甲冑，便要下跪。郭威慌忙攙住，說道：「賢弟為何行此大禮。」遂邀至堂上，敘禮已畢，又與各將佐一一見過了禮，遜位坐下。彥超訴道：「元帥威鎮禪州，怎知朝中大變。」就將幼主屈害全家之事，細細訴說一遍。「為此小弟挈家前來相投，望元帥念家兄一體同人之誼，早早興師，乞為家兄報讎，則不惟小弟感德，而家兄亦銜恩於泉下矣。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郭威勸道：「賢弟且免悲傷，我不久兵上汴梁，定當消除姦佞，與令兄報讎。」史彥超謝了，令人到外邊把手下兵馬將士都歸了隊伍。郭威分付重整筵席，與史彥超接風。酒散安寢。一夜晚景休提。次日，郭威分撥房屋，與史彥超家小安住。自此，又過了數日。

這日，郭威升帳，與眾將商議起兵，留大將魏仁甫趙修己等鎮守禪州。遂拜王朴為軍師，史彥超為先鋒，柴榮為監軍，王峻為左營元帥，韓通為右營元帥，選定乾三年二月十六日起兵。到了這日，在教場發炮祭旗，大兵出了禪州，浩浩蕩蕩，一路前進，攻打府州，無人敢擋，勢如破竹。

且說那沿途的地方官，聽知郭威起兵犯境，差官星夜入京，報知幼主。此時幼主因見孟業的逃回從人奏知，郭威擅斬欽差，興心謀反，幼主正在盛怒，商議遣將問罪。忽又接得邊報，心下大驚，急召蘇鳳吉，共議伐叛之策。蘇鳳吉奏道：「陛下勿憂。臣保一人，命他剿除反賊，必定成功。」幼主問道：「卿所保何人，可以奏績？」蘇鳳吉道：「臣所保者，乃是潼關元帥高行周。此人精於用兵，智勇莫敵，若使他領兵去剿，如探囊取物，易如反掌耳。」幼主聽奏大喜，即時親寫了一道詔書，遣官前往金斗潼關，調取高行周，克日領兵，往禪州擒獲叛逆郭威，獻俘京師，照功升賞，旨到即日起行，不必來京見駕。欽差領了旨意，離了汴京，不分晝夜，兼程而走，不幾日來到金斗潼關，進城至帥府，開讀旨意畢。高行周不敢遲延，先打發天使進京覆旨，然後挑選了三萬人馬，各各整備了戰攻之具，發炮三聲，大兵離了潼關，晝夜兼程，望禪州進發。看看過了黃河，正望滑州而來，早見探馬來報：「滑州已失，現今郭兵屯扎城中，我軍難以前進。」高行周聽報，即時傳令，離城十里下寨，整備明日攻打。不提。

卻說郭威兵屯滑州，息軍養馬，以備渡過黃河。忽見探子進來報道：「啟元帥，今有潼關高行周領兵在城外安營，特來報知，請令定奪。」郭威聞報，祇唬得面如土色，心膽皆裂，把那要成大事的心腸，減去了一半。列公，這卻為何？祇因想起昔年之事，高行周在雞寶山一場大戰，把王彥章逼得自刎而亡。這高家槍法，天下無敵，人人聞名喪膽，個個見影寒心。況又將門出身，傳授精通。兼他足智多謀，善於調用。還有一件驚人之術，乃是馬前神課，占斷吉凶，百無一失。為此，郭威思前慮後，心恐神沮，祇得眼盼著王朴說道：「先生，高行周乃將家之子，善能用兵，今他引兵前來，祇怕本帥難免折兵之厄。不知軍師有何妙計，可解其危？」王朴道：「明公勿憂，朴曾夜觀天象，見高行周將星也是昏暗，料他不久於人世。祇是一件，凡為大將者，最怕是個渾名，覺有嫌疑，某聞高行周曾自稱為鷓子，明公又號雀兒，那雀兒與鷓子相爭，何異驅羊鬥虎，卵石相交，未有不敗者，況雀兒乃鷓子口內之物，如何敵得他過？」郭威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王朴道：「朴有一計，使高行周斂兵自退，讓明公長驅入汴，不敢阻撓。」郭威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王朴道：「自今明公但按兵不動，堅守滑州，等待數月，不必與他交戰，那鷓子無食，腹中飢餓，自然飛去。那時我等進無所阻，退無所扼，長驅而進，汴梁可破矣。」郭威大喜稱善。祇見史彥超一聞此言，便大叫道：「明公何

須這等害怕？軍師亦太覺畏縮，量一高行周，有多大本領，直須如此怕他？若依軍師之言，按兵不動，則這末將殺兄之讎，何日得報？末將不才，願領本部人馬前去對陣，務要斬高行周首級，獻於麾下。」說罷，分付左右抬槍牽馬，回步往下便走。郭威未及開言，那王朴見他要去，倒吃一驚，連忙叫道：「將軍慢走，下官有一言奉告。」史彥超聽喚，便立住了腳，說道：「軍師有何分付？」王朴道：「將軍既要出戰，下官不好攔阻。但此去臨陣，凡事必須斟酌，況高家槍法，變化無窮，不比尋常之將。將軍今去會他，我有幾句言語，切須緊記於心，庶無後悔，你此去須當知己知彼，量敵而進，切莫心高，還宜謹慎。」史彥超聽了，微微笑道：「軍師但請放心，不必囑咐，史某此去，定要成功。」說罷，披挂戎裝，出了帥府，提槍上馬，領眾出城，衝往高營去了。那王朴見史彥超堅執要去，料不能勝，遂差王峻帶領三千人馬出城接應。王峻欣然引兵出城接應。不表。

再說史彥超領了本部人馬，帶了手下健將八員，一齊撲到高營，坐名討戰。探馬報入高營，高行周即時頂盔貫甲，挂劍懸鞭，上馬提槍，放炮出營，來到陣前。史彥超聽得炮響，知道敵人臨陣，抬頭往對面一看，祇見：

兩桿門旗分左右，坐纛後面緊隨身。  
四員健將押陣腳，引領三千鐵甲軍。  
中軍主將能威武，裝束天神貌絕倫。  
頭頂朱纓紅似火，前後柳葉絳征裙。  
團花袍襯瓊瑤帶，寶鏡青銅映日明。  
左懸鐵胎弓半月，右插狼牙箭幾根。  
手執長槍史八矛，坐下良馬善奔塵。  
平生智勇空天下，術數精奇遠近稱。

史彥超一見高行周，心中火發，惡氣填胸，罵一聲：「老賊！我兄在劉先王駕下，與你都是一殿之臣，今被昏君屈害一門生命。常言道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你祇該拿獲姦臣，與我兄長報讎，纔算同病相憐之義，怎麼反領兵來，阻住我的去路，我今日會你，務要取你性命。」高行周聽了大怒，喝道：「史彥超休得胡言！你哥哥史弘肇在日，也不敢稱我名氏，況你勾連郭威謀反，兵犯皇都，身帶彌天大罪，尚敢亂言藐我，若論國法，定當把你拿解進京，碎剮示眾。但念史弘肇平日交情，且饒你狗命去罷，祇叫反賊郭威出來受死。」

史彥超聽罷，怒發如雷，耳紅面赤，大叫道：「老賊欺我太甚，怎肯干休。」舉手中槍，當胸就刺。高行周亦大怒道：「好逆賊，焉敢無禮！」挺起蛇矛槍，正要交戰，祇聽得後面搶出一員少年將來，馬走如飛，舉起長槍，望史彥超肋下便刺。彥超吃了一驚，掣回槍，連忙架住。看那小將，果是英雄，但見：

面如滿月，唇若塗朱。紅纓燦爛耀銀盔，素袍招展露白甲。懸弓插箭，曾經自號左天。坐馬搖槍，不讓前朝白虎將。

史彥超大喝道：「來將留名，好待本先鋒動手。」那小將也是把彥超一看，祇見：

黑臉烏鬚，神眉怪眼。頭戴紅襖盔，朱纓簇簇。身披鎖子甲，黃金澄澄。長毛吼端坐似追風，烏纓槍使動如飛電。

那少年將聽問，便喝道：「反國逆賊，你連我也不認得麼？我非別人，乃威鎮潼關元帥長子、左天蓬高懷德便是。你生心謀反，罪不容誅，我故特來取你之命。」言罷，搶槍直刺。史彥超用手槍火速相迎。兩個殺在一團，戰在一處，真的利害。但見：兩馬相交，雙槍並舉。兩馬相交，馳驟疆場，塵襯蹄，蹄攪塵，蕩起滿天征霧。雙槍並舉，盤旋架舞，我刺你，你奔我，飄來一塊飛霜。往來爭戰有多時，勇怯高低難定局。

兩個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。高懷德混名左天蓬，家傳槍法，那裏懼你年老將。史彥超乃本領高強，久戰沙場，豈肯讓你少年郎。二人戰已多時，約有七八十合。勝負未分。

高懷德見史彥超馬快槍疾，果是驍勇，心中暗想：「這黑賊要想在我手內逞強，待我賺他猛力用完，再與他算帳。」就收回了槍，祇管招架，不肯衝前。那高元帥在門旗中觀看，祇見史彥超槍法如驟雨一般，往來衝殺，高懷德祇是這架退避，無暇還兵，祇道他年輕力小，對敵不過，又見手下屬將，多是眼巴巴嗟嘆嘶嗔，高行周平日最是愛勝，今見兒子當場不濟，自覺面上無光，心頭火發，把槍一擺，分付軍中多添戰鼓，催動如雷，三軍吶喊搖旗，上前助敵。高懷德正在招架之際，忽聽軍中緊催戰鼓，回頭一看，見軍士蜂擁而來，知道父親動怒，低頭暗想：「我若再與這賊相持，父親在軍前必不放心。」遂即暗向腰邊取出那打將鋼鞭，執在手中，那史彥超祇顧拍馬衝戰，雙手拈槍，正照高懷德劈面刺來。懷德右手掄槍，仍前招架，衝鋒過去，回馬轉來，左手舉起鋼鞭，喝聲：「著！」照頭打將下來。史彥超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把頭往後一側，祇聽當的一聲響，正打中在背上，史彥超口吐鮮紅，伏鞍而走。懷德拍馬挺槍，隨後飛馬追來。有分教——聲名到處，驚碎了將士的心。槍劍來時，堆積了尸骸之路。正是：

一身可戰三千里，匹馬堪當百萬師。

畢竟史彥超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